

黄昏有时是一个错误。譬如观飞瀑，黯淡的光线使你无法领略飞腾的气势；譬如草原上，的故友重逢，天不假以阳光，无法纵马驰骋，只好入把盞，醉里挑灯看剑了。但有时，黄昏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美丽。譬如暮霭降临时，桂子树下情人的相拥；譬如泛舟，泛舟在山环水曲的湖上。

如今我正在湖上，在镜泊湖的游船中，倚着舷窗，看夕阳在波浪中书写活泼的禅机。说到禅机，似乎有些突兀,但我如此表述，绝非空穴来风。说它之前，让我们还是先来欣赏镜泊湖的黄昏吧。唐代高宗时，改称阿卜湖；唐玄宗用地质学家的说法，镜泊湖属于高山堰塞湖，海拔高度世界第二，仅比瑞士的日内瓦湖低了25米。所谓堰塞，就是被堵塞的河道。镜泊湖乃牡丹江的故道。造物主却赶着青山打了一个滚，牡丹江被截断，只好改道而走。于是，一座美丽的高山湖泊，留在了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腹部。张广才岭并非以某位汉人的姓氏命名，它是满语，读“遮根采良”，意为吉祥如意。镜泊湖在历史中亦有多个称谓，汉朝时，它叫涓沱河；唐高宗时，改称阿卜湖；唐玄宗时，又名呼汗海。明代称

得了病，最要紧的就是找一位好医生。可是，这事情何其难？家里世代无有行医的，五服之内，连个在医院看大门的关系都没有。自己平素专注于写作，社会关系也很有限。加上一向没有闹过什么大病，伤风咳嗽找的都是家门前的小医院，哪里能够找到权威的小医生呢？辗转求人更是让我不寒而栗。那天，在上海肿瘤医院做好检查后，我和老公俩人在巨大的专家门诊名单公示牌前上上下下求索，我们想找到一个特长与我的病症相吻合的医生。如果不是朋友陈力的叮嘱，依我那怕麻烦的性格，早已经在第一个去检查的医院动手术了。陈力是个顶真的人，她坚持说开刀一定要找最好的最专业的医生。

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字：李子庭教授。他擅长的是妇科肿瘤手术治疗。在停止挂号的前五分钟，我挂上了号。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等候，直到下午两点左右，电子显示屏上才出现我的名字。等我到李子庭医生的诊室一看，里面的情形把我弄愣住了：只见李医生的周围，高低错落挤满了女病人和男家属，那情形，简直跟花果山一样了。李医生就在这样的包围中看病？我那爱管闲事的毛病就犯了，立刻当起义务纠察来：没有叫到号的都出去！男家属也出去！你们这样还让不让医生好好看病了？

唉，这办法还有些作用。李医生周围立刻就松动了一些。不过，没过几分钟，又围得密不透风了。后来，我在病房医生办公室里也看见过这样的情景：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和家属，团团将他围住，各种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。每一次，李子庭医生都是和颜悦色对待病人和家属，从来没有见他不耐烦过。古语说：医家有割股之心。现在这样说，似乎太过时了。可我觉得用在李医生身上，正好。

李医生给我检查之后说：你的病要开刀。你想在哪里做手术？我说我来你们医院，当然是想在这里做。接下来，李医生就给我开了住院预约单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得知我要住院开刀，朋友们又忙开了，纷纷为我打听这位李子庭医生的道行究竟怎样。结果，四面八方的消息汇拢来，众口一词：他不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，也是最好的之一！有一位朋友用上海话说：李子庭开刀的手势好得不得了！

这个时候，要我说我没有一点迷信就不太实际了。我觉得冥冥之中是有神灵在保佑我的。

手术那天早上，李医生把我那一头没有染黑的花白头发大大表扬了一番。我告诉他说，在国外旅行时，曾有人指着我的头发说“nice color”，他笑着点头。手术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，到我听见“这里再缝一针”结束。以后的情形，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“一天好似一天”。



法，镜泊湖属于高山堰塞湖，海拔高度世界第二，仅比瑞士的日内瓦湖低了25米。所谓堰塞，就是被堵塞的河道。镜泊湖乃牡丹江的故道。造物主却赶着青山打了一个滚，牡丹江被截断，只好改道而走。于是，一座美丽的高山湖泊，留在了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腹部。张广才岭并非以某位汉人的姓氏命名，它是满语，读“遮根采良”，意为吉祥如意。镜泊湖在历史中亦有多个称谓，汉朝时，它叫涓沱河；唐高宗时，改称阿卜湖；唐玄宗时，又名呼汗海。明代称

得了病，最要紧的就是找一位好医生。可是，这事情何其难？家里世代无有行医的，五服之内，连个在医院看大门的关系都没有。自己平素专注于写作，社会关系也很有限。加上一向没有闹过什么大病，伤风咳嗽找的都是家门前的小医院，哪里能够找到权威的小医生呢？辗转求人更是让我不寒而栗。那天，在上海肿瘤医院做好检查后，我和老公俩人在巨大的专家门诊名单公示牌前上上下下求索，我们想找到一个特长与我的病症相吻合的医生。如果不是朋友陈力的叮嘱，依我那怕麻烦的性格，早已经在第一个去检查的医院动手术了。陈力是个顶真的人，她坚持说开刀一定要找最好的最专业的医生。

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字：李子庭教授。他擅长的是妇科肿瘤手术治疗。在停止挂号的前五分钟，我挂上了号。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等候，直到下午两点左右，电子显示屏上才出现我的名字。等我到李子庭医生的诊室一看，里面的情形把我弄愣住了：只见李医生的周围，高低错落挤满了女病人和男家属，那情形，简直跟花果山一样了。李医生就在这样的包围中看病？我那爱管闲事的毛病就犯了，立刻当起义务纠察来：没有叫到号的都出去！男家属也出去！你们这样还让不让医生好好看病了？

唉，这办法还有些作用。李医生周围立刻就松动了一些。不过，没过几分钟，又围得密不透风了。后来，我在病房医生办公室里也看见过这样的情景：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和家属，团团将他围住，各种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。每一次，李子庭医生都是和颜悦色对待病人和家属，从来没有见他不耐烦过。古语说：医家有割股之心。现在这样说，似乎太过时了。可我觉得用在李医生身上，正好。

李医生给我检查之后说：你的病要开刀。你想在哪里做手术？我说我来你们医院，当然是想在这里做。接下来，李医生就给我开了住院预约单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得知我要住院开刀，朋友们又忙开了，纷纷为我打听这位李子庭医生的道行究竟怎样。结果，四面八方的消息汇拢来，众口一词：他不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，也是最好的之一！有一位朋友用上海话说：李子庭开刀的手势好得不得了！

这个时候，要我说我没有一点迷信就不太实际了。我觉得冥冥之中是有神灵在保佑我的。

手术那天早上，李医生把我那一头没有染黑的花白头发大大表扬了一番。我告诉他说，在国外旅行时，曾有人指着我的头发说“nice color”，他笑着点头。手术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，到我听见“这里再缝一针”结束。以后的情形，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“一天好似一天”。

1938年我13岁，父亲把我送到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南文德里的裕丰针织厂当学徒，先做手摇机袜子，后到电机袜车间看罗纹车，最后到横机车间做手套。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，我看到老板用学徒多，用师傅少。学徒与师傅一样从早做到晚，一天能做3打多，可每月只拿到2元钱！为了找活路，我和俞忠祥、俞立成等小学徒就集体离厂先后到马当路的“安仓针织厂”和南市的“美仓针织厂”做工，但是不论在哪里都是做牛做马。

1940年上海地下党已在工厂、学校内做工作，秘密宣

传不做亡国奴的抗日道理，反对老板压迫剥削。他们从各方面关心我们，干活时他们替我们交定额。

在这期间年龄比我大的俞忠祥、俞立成等几个人在悄悄议论要到乡下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救中国，不做亡国奴。我知道后说我也去。但他们说：你年纪小吃不消。可我早就下定了决心，要与他们一起去抗日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不做亡国奴。幸亏当时在上海做扩军工作的张家信同志说：在游击队里打日本鬼子的，比我年纪小的也有，不行的话再送他回上海。

下湖时，已经五点多钟，枕着山脊的夕阳，已经不再炽烈，你可以用肉眼去细细地观察它，看它像太极图一样散发的光晕。这最好的生命的蛋白汁，在饲养着那一双旋转不息的阴阳鱼。被阴阳鱼啄剩的光泣，散散地洒落湖中，它们飘荡着、浮漾着，像金箔打造

的浮萍。游船入浦深，船头向东，切开的是渐渐凝集的暮色。两岸的青山，将葱茏投入湖中，孵化出翡翠般的大宁静。而船尾，那金箔般的浮萍，却是穷追不舍。船头的翡翠，船尾的金箔，在夕阳中穷极变幻。不知为何，这情景让我想起阮籍的诗句：“朝

韦庄《金陵图》
江南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。
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

注：这首诗在《全唐诗》里题为“台城”，就是玄武湖边原先的六朝城墙。“金陵图”是韦庄的另一首七绝的题目。可能是这首诗太像画了，于是移花接木，成了“金陵图”。写雨写草写鸟写柳，还写江写堤写六朝如梦、依旧烟笼，了结在“无情”二字。而这“无情”二字，在这首诗的浓稠和迷茫里，流露出了韦庄

的深情。诗的出现也是需要时机的。由经历了唐代灭亡的韦庄，写出这首感情深厚的“无情”诗来，是别有滋味的。尽管这样的好诗，晚唐李杜也能写。

陈陶《陇西行》
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
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

注：这首其实是乐府歌曲，是一支男人的歌。前一联男人的豪气不可阻挡。汉代陈留五千将士败于匈奴，是男人的壮烈。这一联男人由生到死。接着说战死的男人，都是有家室的男人。前人觉得诗里“不曰‘梦里魂’，只曰‘梦里人’，殊令想者难想，读者难读”。这感觉很敏锐。“梦里人”，至少说了战死的男人，尸骨和魂魄都不回家，战死的男人，在女人的梦想里永远活着。后一联男人由死到生。有些中国字看上去就满是情意。陈陶在这首诗里，投放了这样的情意深厚的字。譬如“貂锦”，借用汉家羽林军着貂锦裘的典故，表达一种美好的毁灭。譬如“无定

传不做亡国奴的抗日道理，反对老板压迫剥削。他们从各方面关心我们，干活时他们替我们交定额。

在这期间年龄比我大的俞忠祥、俞立成等几个人在悄悄议论要到乡下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救中国，不做亡国奴。我知道后说我也去。但他们说：你年纪小吃不消。可我早就下定了决心，要与他们一起去抗日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不做亡国奴。幸亏当时在上海做扩军工作的张家信同志说：在游击队里打日本鬼子的，比我年纪小的也有，不行的话再送他回上海。



上海之春 (中国画) 360x145 厘米 李牧

为媚少年，夕暮成丑老。”我不明白，放逸与纵酒的阮步兵，为何心境如此苍凉。中唐的李商隐吟咏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虽然含蓄一点，也是过

分地感伤。这两位诗人，均生存于中国的禅宗诞生之前，尚不能借助禅家参透生命。大凡美的东西，莫不都转瞬即逝。把握生命之内

的东西，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。就像我此刻站在船尾，眺望夕阳由猩红变成淡红时，我才真切地感到，生命的每一种境界，都是无法替代的历程。它既有色彩，也有温度。既是灿烂，也是淡泊。就像

河”，黄河支流，因为泥沙过多，河床深浅变化不定，可见生命的承受之轻。再譬如“春闺”，同情的心意，一下子近乎了残酷。陈陶是个流浪的男人，看起来他总在学道求仙，其实他的精神很入世。

张泌《寄人》
别梦依依到谢家，小廊回合曲阑斜。
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。

注：这首可能是五代的诗了。张泌生在唐代，后来是在了前蜀。诗很轻巧。“春庭月”的说法，晚唐诗里少见。唐代

诗人常把心爱的女子，比作东晋才女谢道韞。张泌给心中的谢家女子寄诗，先说自己在梦里到了谢家。在前一联里，甚至细致地描绘了谢家的景致。后一联说自己在客地醒来，庭前是爱情一样美的春月，还有离别一样伤心的落花。这首诗很美，是清平年代的低吟浅唱。由此也可见，晚唐的伤感已随风消散。

无名氏《杂诗》
近寒食雨草萋萋，著麦苗风柳映堤。
等是有家归未得，杜鹃休向耳边啼。

注：这首很可能是民间的绝句，很具创造力，至少提供了两个崭新的文本。一个是“一三三”的句法，譬如“近寒食雨”、“著麦苗风”。这种别开生面的节奏感，是对中国文字审美的再发现。再一个是通感。这首诗的诗意是“有家归未得”，无名氏从杜鹃的叫声立意。因为杜鹃的叫声，很像在说“不如归去”。“有家归未得”的伤心人，自然最怕听到这杜鹃的叫唤了。

四五月间，我与俞忠祥、俞立成、朱志祥、胡永庆等几个人拿到了船票，船名叫“安和”，在法租界的一个码头上船。

“安和”轮是上海到江阴

从童工到战士

袁定富

的客轮，中途在横泾下船，步行到江阴浦里村新四军办事处，从此参加了新四军。这支部队是新“江抗”二支队，就是后来的“沙家浜”部队。

我入伍后，在党和部队的教育下渐渐成长，知道不但要

这镜泊湖，成为河道时，它流得欢畅，堰塞成湖，它仍然逍遥。

不知不觉，三分之二的夕阳，已经沉入了山脊，剩下的半弯，似乎激情更为充沛，投放到水中的光晕，金灿灿的更为明亮。船尾的排浪中，水花更为璀璨。这最后的辉煌实在太美了。我突然想到应该拍下这一帧照片，于是撤下快门……

刹那间，夕阳完全沉没，湖上的金光也骤然收尽。我捡拾刚才拍摄的湖波，取景框中的画面一出来，我不免大吃一惊。潋滟的金波中，有一尊完整的弥勒佛，正冲着我微笑。

李牧出生于安徽定远一个农民家庭。自幼家境贫寒，食不果腹，为读书，曾变卖家节衣缩食用于购书和画画，17岁参军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武警战士。家乡水土的浸淫和军旅生涯的磨炼，造就了他稻田菜园般的“土气”和粗犷彪悍的禀性。农家生活是他经常表现的画题，七尺画案是他挥洒激情的舞台。无论是农舍的草垛、筐箩和耙，抑或是野外的麻雀山鸡，无不烂熟于胸，皆可入画。他具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和娴熟的表现技法，水墨幻化、勾勒设色，须臾间，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便在他手腕的游弋中跃然纸上，气韵生动，气象万千。

李牧对生活和创作的感悟是真诚的，他忘情地讴歌收获，是缘于孩提时代对吃饱肚皮的奢望。在他内心，田野里的稻草成了支撑生命的脊梁；在他眼里，一望无际并排站立的草桩竟幻化成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将士，仿佛再现了秦兵马俑奇观，让画家感到心灵的震撼！他用笔墨尽情挥洒，不知不觉，眼角竟噙着激动的泪花。他说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这些作品是鲜活的，他以稻草为主题所创作出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系列作品，受到广泛赞誉，其代表作《稻草》被浙江吴邦之纪念馆所收藏。今年七月，他与刘大为、冯远、李铎、马振声等人，作为参加中国当代实力派书画家邀请展的代表，成为北京荣宝斋的特约画家。
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执着的李牧已近知天命，画风亦日臻成熟，在当今一片变革的声浪中，他也在苦苦地求索新的跨越。然而，李牧清醒地认识到，无论画风怎么变，创作的源泉始终来源于画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，所谓“收尽奇峰打草稿”，他坚信艺术不能脱离生活，写实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，他将一如既往地钟情于自己的“草根艺术”。李牧赞叹上海同道的灵性与创新，同时赞叹上海的勃勃生机与大气谦和的人文精神。他近日创作的丈二巨制《上海之春》，便是这种心境的真情流露。

驱逐日寇，不做亡国奴，还要消灭剥削压迫，解放劳苦大众。记得参军不久，哥哥来信要我回家，指导员汤江声问我：“想回家吗？”我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不回家，我要打鬼子！”19岁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在革命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。我不但有生命，还有更宝贵的政治生命。

写到这里，我深深沉浸在思念中。汤江声是我的指导员，俞忠祥是孤儿，和我一起做工，当兵在一起。他跟随指导员到上海扩军不幸牺牲，刚入党才17岁。汤江声在1945年伏击日军的三垛河战斗中牺

乍一见李牧，一股侠义豪气扑面而来：黝黑的皮肤，蓄着八角胡留着披肩的长发，着一身中国传统的唐装……“腾格儿式”的外貌特征将他张扬的个性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和他的外貌一样，李牧的画也极富个性。他幼年习画，受潘天寿、吴邦之等大家影响，在传承中国画艺术精髓方面，他深悟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的真谛，不落窠臼，以其独特的视角追求艺术的个性化发展。作为花鸟画家，他从不把自己的画贴上“文人画”的标签，把玩技法，故弄玄虚，提升“卖相”，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心和对生活的热爱，深入生活，讴歌丰收的喜悦和田园风光。在绘画实践中，画家将花鸟、梅兰竹菊和木石这些“文人画”的基本元素融入了他的稻草、簸箕和耙，契合得十分完美和和谐，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创作风格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他认为，艺术要追求“不一样”，如出一辙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叫作“工艺品”。画家要能放下架子，走出大宅深院，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；画家也要耐得住寂寞，摆脱急功近利的诱惑，自觉抵御浮躁之风的干扰。

李牧出生于安徽定远一个农民家庭。自幼家境贫寒，食不果腹，为读书，曾变卖家节衣缩食用于购书和画画，17岁参军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武警战士。家乡水土的浸淫和军旅生涯的磨炼，造就了他稻田菜园般的“土气”和粗犷彪悍的禀性。农家生活是他经常表现的画题，七尺画案是他挥洒激情的舞台。无论是农舍的草垛、筐箩和耙，抑或是野外的麻雀山鸡，无不烂熟于胸，皆可入画。他具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和娴熟的表现技法，水墨幻化、勾勒设色，须臾间，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便在他手腕的游弋中跃然纸上，气韵生动，气象万千。

李牧对生活和创作的感悟是真诚的，他忘情地讴歌收获，是缘于孩提时代对吃饱肚皮的奢望。在他内心，田野里的稻草成了支撑生命的脊梁；在他眼里，一望无际并排站立的草桩竟幻化成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将士，仿佛再现了秦兵马俑奇观，让画家感到心灵的震撼！他用笔墨尽情挥洒，不知不觉，眼角竟噙着激动的泪花。他说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这些作品是鲜活的，他以稻草为主题所创作出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系列作品，受到广泛赞誉，其代表作《稻草》被浙江吴邦之纪念馆所收藏。今年七月，他与刘大为、冯远、李铎、马振声等人，作为参加中国当代实力派书画家邀请展的代表，成为北京荣宝斋的特约画家。
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执着的李牧已近知天命，画风亦日臻成熟，在当今一片变革的声浪中，他也在苦苦地求索新的跨越。然而，李牧清醒地认识到，无论画风怎么变，创作的源泉始终来源于画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，所谓“收尽奇峰打草稿”，他坚信艺术不能脱离生活，写实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，他将一如既往地钟情于自己的“草根艺术”。李牧赞叹上海同道的灵性与创新，同时赞叹上海的勃勃生机与大气谦和的人文精神。他近日创作的丈二巨制《上海之春》，便是这种心境的真情流露。

性，其时是营教导员，才26岁。

当时我年龄小，参军后一直在连、营、团当通信员、警卫员。皖南事变后，日、伪、顽相互勾结，在苏、常、太、澄、锡、虞地区进行“清乡”，妄图消灭我江南的新四军，我们进行了“反清乡”斗争。我参加的第一仗是横塘战斗，手里没枪，只有手榴弹，紧紧跟着首长。1941年北渡长江后，我们开辟了“江、高、宝”地区，我参加了“真武庙”、“乔墅”、“十三庄”等战斗，在战斗中我成长起来了。

新四军一师服务团里有许多来自城市的新四军中上海兵的知识青年。

画家李牧印象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

张 跻